

西夏文《擇要常傳同名雜字》研究事始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助理教授
吳國聖*

摘 要

本論文分析西夏文著作《擇要常傳同名雜字》之研究概況，認為書中所收錄之「同名雜字」，其實可能含有來自西夏文《華嚴》諸經典之訛誤字。分析其語音、文字使用、詞彙並列等現象，並討論分析這些語彙的方法。從書中記錄的語言正誤資訊，嘗試考察西夏語的語言規範，以及這些「同名雜字」中所呈現的語言樣貌。

關鍵詞：華嚴經、西夏語文、翻譯、版本學、《擇要常傳同名雜字》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西夏語文獻《擇要常傳同名雜字》之研究」（計畫編號：NSTC112-2410-H-007-022-MY2）成果之一，特此申謝。

一、研究緣起

衡諸佛教經典在古代亞洲的翻譯成果，尤其是收錄於各類藏經中的版本，大多僅保存最終定本。即使同一經典在藏經中存在多種異譯本，這些異譯本亦多以定稿形式傳世。不僅翻譯過程中的稿本幾乎未見實物存留，對於佛經譯文修訂的具體過程，亦罕有文獻可資考察。

筆者曾撰〈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版本之比對研究〉一文，探討西夏佛經譯場的運作，以及該卷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新、舊譯文之異同。¹文中舉出實際案例，指出部分西夏文佛典極為罕見地同時保留了新、舊兩種譯本，使我們得以窺見一批珍貴的佛經翻譯史料，從而觀察佛經譯文修訂的過程與原則，是研究佛典翻譯史的重要材料。

現存西夏文佛典中，《𑖀𑖂𑖄𑖆𑖈𑖊𑖌𑖎𑖐𑖑𑖓𑖔𑖕𑖖𑖗𑖘𑖙𑖚𑖛𑖜𑖝𑖞𑖟𑖠𑖡𑖢𑖣𑖤𑖥𑖦𑖧𑖨𑖩𑖪𑖫𑖬𑖭𑖮𑖯𑖰𑖱𑖲𑖳𑖴𑖵𑖶𑖷𑖸𑖹𑖺𑖻𑖼𑖽𑖾𑗀𑖿𑗁𑗂𑗃𑗄𑗅𑗆𑗇𑗈𑗉𑗊𑗋𑗌𑗍𑗎𑗏𑗐𑗑𑗒𑗓𑗔𑗕𑗖𑗗𑗘𑗙𑗚𑗛𑗜𑗝𑗞𑗟𑗠𑗡𑗢𑗣𑗤𑗥𑗦𑗧𑗨𑗩𑗪𑗫𑗬𑗭𑗮𑗯𑗰𑗱𑗲𑗳𑗴𑗵𑗶𑗷𑗸𑗹𑗺𑗻𑗼𑗽𑗾𑗿𑘀𑘁𑘂𑘃𑘄𑘅𑘆𑘇𑘈𑘉𑘊𑘋𑘌𑘍𑘎𑘏𑘐𑘑𑘒𑘓𑘔𑘕𑘖𑘗𑘘𑘙𑘚𑘛𑘜𑘝𑘞𑘟𑘠𑘡𑘢𑘣𑘤𑘥𑘦𑘧𑘨𑘩𑘪𑘫𑘬𑘭𑘮𑘯𑘰𑘱𑘲𑘳𑘴𑘵𑘶𑘷𑘸𑘹𑘺𑘻𑘼𑘽𑘾𑘿𑙀𑙁𑙂𑙃𑙄𑙅𑙆𑙇𑙈𑙉𑙊𑙋𑙌𑙍𑙎𑙏𑙐𑙑𑙒𑙓𑙔𑙕𑙖𑙗𑙘𑙙𑙚𑙛𑙜𑙝𑙞𑙟𑙠𑙡𑙢𑙣𑙤𑙥𑙦𑙧𑙨𑙩𑙪𑙫𑙬𑙭𑙮𑙯𑙰𑙱𑙲𑙳𑙴𑙵𑙶𑙷𑙸𑙹𑙺𑙻𑙼𑙽𑙾𑙿𑚀𑚁𑚂𑚃𑚄𑚅𑚆𑚇𑚈𑚉𑚊𑚋𑚌𑚍𑚎𑚏𑚐𑚑𑚒𑚓𑚔𑚕𑚖𑚗𑚘𑚙𑚚𑚛𑚜𑚝𑚞𑚟𑚠𑚡𑚢𑚣𑚤𑚥𑚦𑚧𑚨𑚩𑚪𑚫𑚬𑚭𑚮𑚯𑚰𑚱𑚲𑚳𑚴𑚵𑚷𑚶𑚸𑚹𑚺𑚻𑚼𑚽𑚾𑚿𑛀𑛁𑛂𑛃𑛄𑛅𑛆𑛇𑛈𑛉𑛊𑛋𑛌𑛍𑛎𑛏𑛐𑛑𑛒𑛓𑛔𑛕𑛖𑛗𑛘𑛙𑛚𑛛𑛜𑛝𑛞𑛟𑛠𑛡𑛢𑛣𑛤𑛥𑛦𑛧𑛨𑛩𑛪𑛫𑛬𑛭𑛮𑛯𑛰𑛱𑛲𑛳𑛴𑛵𑛶𑛷𑛸𑛹𑛺𑛻𑛼𑛽𑛾𑛿𑜀𑜁𑜂𑜃𑜄𑜅𑜆𑜇𑜈𑜉𑜊𑜋𑜌𑜍𑜎𑜏𑜐𑜑𑜒𑜓𑜔𑜕𑜖𑜗𑜘𑜙𑜚𑜛𑜜𑜝𑜞𑜟𑜠𑜡𑜢𑜣𑜤𑜥𑜦𑜧𑜨𑜩𑜪𑜫𑜬𑜭𑜮𑜯𑜰𑜱𑜲𑜳𑜴𑜵𑜶𑜷𑜸𑜹𑜺𑜻𑜼𑜽𑜾𑜿𑝀𑝁𑝂𑝃𑝄𑝅𑝆𑝇𑝈𑝉𑝊𑝋𑝌𑝍𑝎𑝏𑝐𑝑𑝒𑝓𑝔𑝕𑝖𑝗𑝘𑝙𑝚𑝛𑝜𑝝𑝞𑝟𑝠𑝡𑝢𑝣𑝤𑝥𑝦𑝧𑝨𑝩𑝪𑝫𑝬𑝭𑝮𑝯𑝰𑝱𑝲𑝳𑝴𑝵𑝶𑝷𑝸𑝹𑝺𑝻𑝼𑝽𑝾𑝿𑞀𑞁𑞂𑞃𑞄𑞅𑞆𑞇𑞈𑞉𑞊𑞋𑞌𑞍𑞎𑞏𑞐𑞑𑞒𑞓𑞔𑞕𑞖𑞗𑞘𑞙𑞚𑞛𑞜𑞝𑞞𑞟𑞠𑞡𑞢𑞣𑞤𑞥𑞦𑞧𑞨𑞩𑞪𑞫𑞬𑞭𑞮𑞯𑞰𑞱𑞲𑞳𑞴𑞵𑞶𑞷𑞸𑞹𑞺𑞻𑞼𑞽𑞾𑞿𑟀𑟁𑟂𑟃𑟄𑟅𑟆𑟇𑟈𑟉𑟊𑟋𑟌𑟍𑟎𑟏𑟐𑟑𑟒𑟓𑟔𑟕𑟖𑟗𑟘𑟙𑟚𑟛𑟜𑟝𑟞𑟟𑟠𑟡𑟢𑟣𑟤𑟥𑟦𑟧𑟨𑟩𑟪𑟫𑟬𑟭𑟮𑟯𑟰𑟱𑟲𑟳𑟴𑟵𑟶𑟷𑟸𑟹𑟺𑟻𑟼𑟽𑟾𑟿𑠀𑠁𑠂𑠃𑠄𑠅𑠆𑠇𑠈𑠉𑠊𑠋𑠌𑠍𑠎𑠏𑠐𑠑𑠒𑠓𑠔𑠕𑠖𑠗𑠘𑠙𑠚𑠛𑠜𑠝𑠞𑠟𑠠𑠡𑠢𑠣𑠤𑠥𑠦𑠧𑠨𑠩𑠪𑠫𑠬𑠭𑠮𑠯𑠰𑠱𑠲𑠳𑠴𑠵𑠶𑠷𑠸𑠺𑠹𑠻𑠼𑠽𑠾𑠿𑡀𑡁𑡂𑡃𑡄𑡅𑡆𑡇𑡈𑡉𑡊𑡋𑡌𑡍𑡎𑡏𑡐𑡑𑡒𑡓𑡔𑡕𑡖𑡗𑡘𑡙𑡚𑡛𑡜𑡝𑡞𑡟𑡠𑡡𑡢𑡣𑡤𑡥𑡦𑡧𑡨𑡩𑡪𑡫𑡬𑡭𑡮𑡯𑡰𑡱𑡲𑡳𑡴𑡵𑡶𑡷𑡸𑡹𑡺𑡻𑡼𑡽𑡾𑡿𑢀𑢁𑢂𑢃𑢄𑢅𑢆𑢇𑢈𑢉𑢊𑢋𑢌𑢍𑢎𑢏𑢐𑢑𑢒𑢓𑢔𑢕𑢖𑢗𑢘𑢙𑢚𑢛𑢜𑢝𑢞𑢟𑢠𑢡𑢢𑢣𑢤𑢥𑢦𑢧𑢨𑢩𑢪𑢫𑢬𑢭𑢮𑢯𑢰𑢱𑢲𑢳𑢴𑢵𑢶𑢷𑢸𑢹𑢺𑢻𑢼𑢽𑢾𑢿𑣀𑣁𑣂𑣃𑣄𑣅𑣆𑣇𑣈𑣉𑣊𑣋𑣌𑣍𑣎𑣏𑣐𑣑𑣒𑣓𑣔𑣕𑣖𑣗𑣘𑣙𑣚𑣛𑣜𑣝𑣞𑣟𑣠𑣡𑣢𑣣𑣤𑣥𑣦𑣧𑣨𑣩𑣪𑣫𑣬𑣭𑣮𑣯𑣰𑣱𑣲𑣳𑣴𑣵𑣶𑣷𑣸𑣹𑣺𑣻𑣼𑣽𑣾𑣿𑤀𑤁𑤂𑤃𑤄𑤅𑤆𑤇𑤈𑤉𑤊𑤋𑤌𑤍𑤎𑤏𑤐𑤑𑤒𑤓𑤔𑤕𑤖𑤗𑤘𑤙𑤚𑤛𑤜𑤝𑤞𑤟𑤠𑤡𑤢𑤣𑤤𑤥𑤦𑤧𑤨𑤩𑤪𑤫𑤬𑤭𑤮𑤯𑤰𑤱𑤲𑤳𑤴𑤵𑤶𑤷𑤸𑤹𑤺𑤻𑤼𑤽𑤾𑤿𑥀𑥁𑥂𑥃𑥄𑥅𑥆𑥇𑥈𑥉𑥊𑥋𑥌𑥍𑥎𑥏𑥐𑥑𑥒𑥓𑥔𑥕𑥖𑥗𑥘𑥙𑥚𑥛𑥜𑥝𑥞𑥟𑥠𑥡𑥢𑥣𑥤𑥥𑥦𑥧𑥨𑥩𑥪𑥫𑥬𑥭𑥮𑥯𑥰𑥱𑥲𑥳𑥴𑥵𑥶𑥷𑥸𑥹𑥺𑥻𑥼𑥽𑥾𑥿𑦀𑦁𑦂𑦃𑦄𑦅𑦆𑦇𑦈𑦉𑦊𑦋𑦌𑦍𑦎𑦏𑦐𑦑𑦒𑦓𑦔𑦕𑦖𑦗𑦘𑦙𑦚𑦛𑦜𑦝𑦞𑦟𑦠𑦡𑦢𑦣𑦤𑦥𑦦𑦧𑦨𑦩𑦪𑦫𑦬𑦭𑦮𑦯𑦰𑦱𑦲𑦳𑦴𑦵𑦶𑦷𑦸𑦹𑦺𑦻𑦼𑦽𑦾𑦿𑧀𑧁𑧂𑧃𑧄𑧅𑧆𑧇𑧈𑧉𑧊𑧋𑧌𑧍𑧎𑧏𑧐𑧑𑧒𑧓𑧔𑧕𑧖𑧗𑧘𑧙𑧚𑧛𑧜𑧝𑧞𑧟𑧠𑧡𑧢𑧣𑧤𑧥𑧦𑧧𑧨𑧩𑧪𑧫𑧬𑧭𑧮𑧯𑧰𑧱𑧲𑧳𑧴𑧵𑧶𑧷𑧸𑧹𑧺𑧻𑧼𑧽𑧾𑧿𑨀𑨁𑨂𑨃𑨄𑨅𑨆𑨇𑨈𑨉𑨊𑨋𑨌𑨍𑨎𑨏𑨐𑨑𑨒𑨓𑨔𑨕𑨖𑨗𑨘𑨙𑨚𑨛𑨜𑨝𑨞𑨟𑨠𑨡𑨢𑨣𑨤𑨥𑨦𑨧𑨨𑨩𑨪𑨫𑨬𑨭𑨮𑨯𑨰𑨱𑨲𑨳𑨴𑨵𑨶𑨷𑨸𑨹𑨺𑨻𑨼𑨽𑨾𑨿𑩀𑩁𑩂𑩃𑩄𑩅𑩆𑩇𑩈𑩉𑩊𑩋𑩌𑩍𑩎𑩏𑩐𑩑𑩒𑩓𑩔𑩕𑩖𑩗𑩘𑩙𑩚𑩛𑩜𑩝𑩞𑩟𑩠𑩡𑩢𑩣𑩤𑩥𑩦𑩧𑩨𑩩𑩪𑩫𑩬𑩭𑩮𑩯𑩰𑩱𑩲𑩳𑩴𑩵𑩶𑩷𑩸𑩹𑩺𑩻𑩼𑩽𑩾𑩿𑪀𑪁𑪂𑪃𑪄𑪅𑪆𑪇𑪈𑪉𑪊𑪋𑪌𑪍𑪎𑪏𑪐𑪑𑪒𑪓𑪔𑪕𑪖𑪗𑪘𑪙𑪚𑪛𑪜𑪝𑪞𑪟𑪠𑪡𑪢𑪣𑪤𑪥𑪦𑪧𑪨𑪩𑪪𑪫𑪬𑪭𑪮𑪯𑪰𑪱𑪲𑪳𑪴𑪵𑪶𑪷𑪸𑪹𑪺𑪻𑪼𑪽𑪾𑪿𑫀𑫁𑫂𑫃𑫄𑫅𑫆𑫇𑫈𑫉𑫊𑫋𑫌𑫍𑫎𑫏𑫐𑫑𑫒𑫓𑫔𑫕𑫖𑫗𑫘𑫙𑫚𑫛𑫜𑫝𑫞𑫟𑫠𑫡𑫢𑫣𑫤𑫥𑫦𑫧𑫨𑫩𑫪𑫫𑫬𑫭𑫮𑫯𑫰𑫱𑫲𑫳𑫴𑫵𑫶𑫷𑫸𑫹𑫺𑫻𑫼𑫽𑫾𑫿𑬀𑬁𑬂𑬃𑬄𑬅𑬆𑬇𑬈𑬉𑬊𑬋𑬌𑬍𑬎𑬏𑬐𑬑𑬒𑬓𑬔𑬕𑬖𑬗𑬘𑬙𑬚𑬛𑬜𑬝𑬞𑬟𑬠𑬡𑬢𑬣𑬤𑬥𑬦𑬧𑬨𑬩𑬪𑬫𑬬𑬭𑬮𑬯𑬰𑬱𑬲𑬳𑬴𑬵𑬶𑬷𑬸𑬹𑬺𑬻𑬼𑬽𑬾𑬿𑭀𑭁𑭂𑭃𑭄𑭅𑭆𑭇𑭈𑭉𑭊𑭋𑭌𑭍𑭎𑭏𑭐𑭑𑭒𑭓𑭔𑭕𑭖𑭗𑭘𑭙𑭚𑭛𑭜𑭝𑭞𑭟𑭠𑭡𑭢𑭣𑭤𑭥𑭦𑭧𑭨𑭩𑭪𑭫𑭬𑭭𑭮𑭯𑭰𑭱𑭲𑭳𑭴𑭵𑭶𑭷𑭸𑭹𑭺𑭻𑭼𑭽𑭾𑭿𑮀𑮁𑮂𑮃𑮄𑮅𑮆𑮇𑮈𑮉𑮊𑮋𑮌𑮍𑮎𑮏𑮐𑮑𑮒𑮓𑮔𑮕𑮖𑮗𑮘𑮙𑮚𑮛𑮜𑮝𑮞𑮟𑮠𑮡𑮢𑮣𑮤𑮥𑮦𑮧𑮨𑮩𑮪𑮫𑮬𑮭𑮮𑮯𑮰𑮱𑮲𑮳𑮴𑮵𑮶𑮷𑮸𑮹𑮺𑮻𑮼𑮽𑮾𑮿𑯀𑯁𑯂𑯃𑯄𑯅𑯆𑯇𑯈𑯉𑯊𑯋𑯌𑯍𑯎𑯏𑯐𑯑𑯒𑯓𑯔𑯕𑯖𑯗𑯘𑯙𑯚𑯛𑯜𑯝𑯞𑯟𑯠𑯡𑯢𑯣𑯤𑯥𑯦𑯧𑯨𑯩𑯪𑯫𑯬𑯭𑯮𑯯𑯰𑯱𑯲𑯳𑯴𑯵𑯶𑯷𑯸𑯹𑯺𑯻𑯼𑯽𑯾𑯿𑰀𑰁𑰂𑰃𑰄𑰅𑰆𑰇𑰈𑰉𑰊𑰋𑰌𑰍𑰎𑰏𑰐𑰑𑰒𑰓𑰔𑰕𑰖𑰗𑰘𑰙𑰚𑰛𑰜𑰝𑰞𑰟𑰠𑰡𑰢𑰣𑰤𑰥𑰦𑰧𑰨𑰩𑰪𑰫𑰬𑰭𑰮𑰯𑰰𑰱𑰲𑰳𑰴𑰵𑰶𑰷𑰸𑰹𑰺𑰻𑰼𑰽𑰾𑰿𑱀𑱁𑱂𑱃𑱄𑱅𑱆𑱇𑱈𑱉𑱊𑱋𑱌𑱍𑱎𑱏𑱐𑱑𑱒𑱓𑱔𑱕𑱖𑱗𑱘𑱙𑱚𑱛𑱜𑱝𑱞𑱟𑱠𑱡𑱢𑱣𑱤𑱥𑱦𑱧𑱨𑱩𑱪𑱫𑱬𑱭𑱮𑱯𑱰𑱱𑱲𑱳𑱴𑱵𑱶𑱷𑱸𑱹𑱺𑱻𑱼𑱽𑱾𑱿𑲀𑲁𑲂𑲃𑲄𑲅𑲆𑲇𑲈𑲉𑲊𑲋𑲌𑲍𑲎𑲏𑲐𑲑𑲒𑲓𑲔𑲕𑲖𑲗𑲘𑲙𑲚𑲛𑲜𑲝𑲞𑲟𑲠𑲡𑲢𑲣𑲤𑲥𑲦𑲧𑲨𑲩𑲪𑲫𑲬𑲭𑲮𑲯𑲰𑲱𑲲𑲳𑲴𑲵𑲶𑲷𑲸𑲹𑲺𑲻𑲼𑲽𑲾𑲿𑳀𑳁𑳂𑳃𑳄𑳅𑳆𑳇𑳈𑳉𑳊𑳋𑳌𑳍𑳎𑳏𑳐𑳑𑳒𑳓𑳔𑳕𑳖𑳗𑳘𑳙𑳚𑳛𑳜𑳝𑳞𑳟𑳠𑳡𑳢𑳣𑳤𑳥𑳦𑳧𑳨𑳩𑳪𑳫𑳬𑳭𑳮𑳯𑳰𑳱𑳲𑳳𑳴𑳵𑳶𑳷𑳸𑳹𑳺𑳻𑳼𑳽𑳾𑳿𑴀𑴁𑴂𑴃𑴄𑴅𑴆𑴇𑴈𑴉𑴊𑴋𑴌𑴍𑴎𑴏𑴐𑴑𑴒𑴓𑴔𑴕𑴖𑴗𑴘𑴙𑴚𑴛𑴜𑴝𑴞𑴟𑴠𑴡𑴢𑴣𑴤𑴥𑴦𑴧𑴨𑴩𑴪𑴫𑴬𑴭𑴮𑴯𑴰𑴱𑴲𑴳𑴴𑴵𑴶𑴷𑴸𑴹𑴺𑴻𑴼𑴽𑴾𑴿𑵀𑵁𑵂𑵃𑵄𑵅𑵆𑵇𑵈𑵉𑵊𑵋𑵌𑵍𑵎𑵏𑵐𑵑𑵒𑵓𑵔𑵕𑵖𑵗𑵘𑵙𑵚𑵛𑵜𑵝𑵞𑵟𑵠𑵡𑵢𑵣𑵤𑵥𑵦𑵧𑵨𑵩𑵪𑵫𑵬𑵭𑵮𑵯𑵰𑵱𑵲𑵳𑵴𑵵𑵶𑵷𑵸𑵹𑵺𑵻𑵼𑵽𑵾𑵿𑶀𑶁𑶂𑶃𑶄𑶅𑶆𑶇𑶈𑶉𑶊𑶋𑶌𑶍𑶎𑶏𑶐𑶑𑶒𑶓𑶔𑶕𑶖𑶗𑶘𑶙𑶚𑶛𑶜𑶝𑶞𑶟𑶠𑶡𑶢𑶣𑶤𑶥𑶦𑶧𑶨𑶩𑶪𑶫𑶬𑶭𑶮𑶯𑶰𑶱𑶲𑶳𑶴𑶵𑶶𑶷𑶸𑶹𑶺𑶻𑶼𑶽𑶾𑶿𑷀𑷁𑷂𑷃𑷄𑷅𑷆𑷇𑷈𑷉𑷊𑷋𑷌𑷍𑷎𑷏𑷐𑷑𑷒𑷓𑷔𑷕𑷖𑷗𑷘𑷙𑷚𑷛𑷜𑷝𑷞𑷟𑷠𑷡𑷢𑷣𑷤𑷥𑷦𑷧𑷨𑷩𑷪𑷫𑷬𑷭𑷮𑷯𑷰𑷱𑷲𑷳𑷴𑷵𑷶𑷷𑷸𑷹𑷺𑷻𑷼𑷽𑷾𑷿𑸀𑸁𑸂𑸃𑸄𑸅𑸆𑸇𑸈𑸉𑸊𑸋𑸌𑸍𑸎𑸏𑸐𑸑𑸒𑸓𑸔𑸕𑸖𑸗𑸘𑸙𑸚𑸛𑸜𑸝𑸞𑸟𑸠𑸡𑸢𑸣𑸤𑸥𑸦𑸧𑸨𑸩𑸪𑸫𑸬𑸭𑸮𑸯𑸰𑸱𑸲𑸳𑸴𑸵𑸶𑸷𑸸𑸹𑸺𑸻𑸼𑸽𑸾𑸿𑹀𑹁𑹂𑹃𑹄𑹅𑹆𑹇𑹈𑹉𑹊𑹋𑹌𑹍𑹎𑹏𑹐𑹑𑹒𑹓𑹔𑹕𑹖𑹗𑹘𑹙𑹚𑹛𑹜𑹝𑹞𑹟𑹠𑹡𑹢𑹣𑹤𑹥𑹦𑹧𑹨𑹩𑹪𑹫𑹬𑹭𑹮𑹯𑹰𑹱𑹲𑹳𑹴𑹵𑹶𑹷𑹸𑹹𑹺𑹻𑹼𑹽𑹾𑹿𑺀𑺁𑺂𑺃𑺄𑺅𑺆𑺇𑺈𑺉𑺊𑺋𑺌𑺍𑺎𑺏𑺐𑺑𑺒𑺓𑺔𑺕𑺖𑺗𑺘𑺙𑺚𑺛𑺜𑺝𑺞𑺟𑺠𑺡𑺢𑺣𑺤𑺥𑺦𑺧𑺨𑺩𑺪𑺫𑺬𑺭𑺮𑺯𑺰𑺱𑺲𑺳𑺴𑺵𑺶𑺷𑺸𑺹𑺺𑺻𑺼𑺽𑺾𑺿𑻀𑻁𑻂𑻃𑻄𑻅𑻆𑻇𑻈𑻉𑻊𑻋𑻌𑻍𑻎𑻏𑻐𑻑𑻒𑻓𑻔𑻕𑻖𑻗𑻘𑻙𑻚𑻛𑻜𑻝𑻞𑻟𑻠𑻡𑻢𑻣𑻤𑻥𑻦𑻧𑻨𑻩𑻪𑻫𑻬𑻭𑻮𑻯𑻰𑻱𑻲𑻳𑻴𑻵𑻶𑻷𑻸𑻹𑻺𑻻𑻼𑻽𑻾𑻿𑼀𑼁𑼂𑼃𑼄𑼅𑼆𑼇𑼈𑼉𑼊𑼋𑼌𑼍𑼎𑼏𑼐𑼑𑼒𑼓𑼔𑼕𑼖𑼗𑼘𑼙𑼚𑼛𑼜𑼝𑼞𑼟𑼠𑼡𑼢𑼣𑼤𑼥𑼦𑼧𑼨𑼩𑼪𑼫𑼬𑼭𑼮𑼯𑼰𑼱𑼲𑼳𑼴𑼵𑼶𑼷𑼸𑼹𑼺𑼻𑼼𑼽𑼾𑼿𑽀𑽁𑽂𑽃𑽄𑽅𑽆𑽇𑽈𑽉𑽊𑽋𑽌𑽍𑽎𑽏𑽐𑽑𑽒𑽓𑽔𑽕𑽖𑽗𑽘𑽙𑽚𑽛𑽜𑽝𑽞𑽟𑽠𑽡𑽢𑽣𑽤𑽥𑽦𑽧𑽨𑽩𑽪𑽫𑽬𑽭𑽮𑽯𑽰𑽱𑽲𑽳𑽴𑽵𑽶𑽷𑽸𑽹𑽺𑽻𑽼𑽽𑽾𑽿𑾀𑾁𑾂𑾃𑾄𑾅𑾆𑾇𑾈𑾉𑾊𑾋𑾌𑾍𑾎𑾏𑾐𑾑𑾒𑾓𑾔𑾕𑾖𑾗𑾘𑾙𑾚𑾛𑾜𑾝𑾞𑾟𑾠𑾡𑾢𑾣𑾤𑾥𑾦𑾧𑾨𑾩𑾪𑾫𑾬𑾭𑾮𑾯𑾰𑾱𑾲𑾳𑾴𑾵𑾶𑾷𑾸𑾹𑾺𑾻𑾼𑾽𑾾𑾿𑿀𑿁𑿂𑿃𑿄𑿅𑿆𑿇𑿈𑿉𑿊𑿋𑿌𑿍𑿎𑿏𑿐𑿑𑿒𑿓𑿔𑿕𑿖𑿗𑿘𑿙𑿚𑿛𑿜𑿝𑿞𑿟𑿠𑿡𑿢𑿣𑿤𑿥𑿦𑿧𑿨𑿩𑿪𑿫𑿬𑿭𑿮𑿯𑿰𑿱𑿲𑿳𑿴𑿵𑿶𑿷𑿸𑿹𑿺𑿻𑿼𑿽𑿾𑿿𑀀𑀁𑀂𑀃𑀄𑀅𑀆𑀇𑀈𑀉𑀊𑀋𑀌𑀍𑀎𑀏𑀐𑀑𑀒𑀓𑀔𑀕𑀖𑀗𑀘𑀙𑀚𑀛𑀜𑀝𑀞𑀟𑀠𑀡𑀢𑀣𑀤𑀥𑀦𑀧𑀨𑀩𑀪𑀫𑀬𑀭𑀮𑀯𑀰𑀱𑀲𑀳𑀴𑀵𑀶𑀷𑀸𑀹𑀺𑀻𑀼𑀽𑀾𑀿𑁀𑁁𑁂𑁃𑁄𑁅𑁆𑁇𑁈𑁉𑁊𑁋𑁌𑁍𑁎𑁏𑁐𑁑𑁒𑁓𑁔𑁕𑁖𑁗𑁘𑁙𑁚𑁛𑁜𑁝𑁞𑁟𑁠𑁡𑁢𑁣𑁤𑁥𑁦𑁧𑁨𑁩𑁪𑁫𑁬𑁭𑁮𑁯𑁰𑁱𑁲𑁳𑁴𑁵𑁶𑁷𑁸𑁹𑁺𑁻𑁼𑁽𑁾𑁿𑂀𑂁𑂂𑂃𑂄𑂅𑂆𑂇𑂈𑂉𑂊𑂋𑂌𑂍𑂎𑂏𑂐𑂑𑂒𑂓𑂔𑂕𑂖𑂗𑂘𑂙𑂚𑂛𑂜𑂝𑂞𑂟𑂠𑂡𑂢𑂣𑂤𑂥𑂦𑂧𑂨𑂩𑂪𑂫𑂬𑂭𑂮𑂯𑂰𑂱𑂲𑂳𑂴𑂵𑂶𑂷𑂸𑂺𑂹𑂻𑂼𑂽𑂾𑂿𑃀𑃁𑃂𑃃𑃄𑃅𑃆𑃇𑃈𑃉𑃊𑃋𑃌𑃍𑃎𑃏𑃐𑃑𑃒𑃓𑃔𑃕𑃖𑃗𑃘𑃙𑃚𑃛𑃜𑃝𑃞𑃟𑃠𑃡𑃢𑃣𑃤𑃥𑃦𑃧𑃨𑃩𑃪𑃫𑃬𑃭𑃮𑃯𑃰𑃱𑃲𑃳𑃴𑃵𑃶𑃷𑃸𑃹𑃺𑃻𑃼𑃽𑃾𑃿𑄀𑄁𑄂𑄃𑄄𑄅𑄆𑄇𑄈𑄉𑄊𑄋𑄌𑄍𑄎𑄏𑄐𑄑𑄒𑄓𑄔𑄕𑄖𑄗𑄘𑄙𑄚𑄛𑄜𑄝𑄞𑄟𑄠𑄡𑄢𑄣𑄤𑄥𑄦𑄧𑄨𑄩𑄪𑄫𑄬𑄭𑄮𑄯𑄰𑄱𑄲𑄳𑄴𑄵𑄶𑄷

筆者在整理並研究新出土的《𐞗𐞘𐞙𐞚𐞛𐞜𐞝𐞞𐞟𐞠𐞡》（即《擇要常傳同名雜字》）一書時，發現其內容與序言中似乎反映出西夏時期對《華嚴經》相關語詞的辨識與訛誤語詞之歸納。由於該書在近年的研究中，均公認其為「中國最早的通假字書」，其所呈現的語詞現象極具研究價值。爰就目前所見資料加以整理分析，期能有助於深化對於此一文獻以及相關問題的理解。

二、《擇要常傳同名雜字》之背景

近年來，中國各地相繼出土多種前所未見的胡語文獻，內容珍貴，保存狀況亦佳。⁵其中，以為數眾多的新出西夏文文獻特別引人關注，成為文物市場與學術研究的焦點。回顧學史以及拍賣記錄，2014年可視為「民間發掘西夏文獻」之嚆矢，其規模與影響堪稱「西夏出土文獻爆發元年」，自此學界面臨新一波的材料湧現潮以及研究的新挑戰。

2014年11月23日，北京德寶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在中國北京的首都圖書館舉行秋季古籍文獻拍賣會。於此次拍賣目錄所列近四百種古代文獻之中，出現了九種此前未見之西夏文文獻。⁶這批文獻多為佛典之木刻本殘頁，然其中有一部首尾幾近完整的西夏文木刻本，因其內容特殊，成為學界與藏家矚目的焦點。

筆者曾經見過此文獻尚未裝裱之前的原貌，保存狀況良好，以黃色織物為封面、封底之襯底。⁷封面左上方有簽條，為刻板印刷的書名標籤（見圖1）。標籤文字外框為雙層黑線，尚殘留有清晰的「𐞗𐞘𐞙𐞚」四字，唯第五字之後殘破。第四字之後空間尚可容納約三字。將現存西夏字樣解讀如下：

| | | | | | | |
|------------------|--------------------|-------|-----------------|---|---|---|
| 𐞗 | 𐞘 | 𐞙 | 𐞚 | □ | □ | □ |
| sej ¹ | dwewr ² | dzji- | ·o ³ | | | |
| 淨 | 覺 | 業、行 | 入 | | | |

⁵ 其中當然存在贗品。然而，偽造西夏語言文獻的難度較高。凡為抄襲之作，必有所依據之底本，據現存資料摹仿者，多可經比對而辨識；若係憑空臆造，則難以通過專門研究者之檢驗。由於現代造偽者多不諳西夏文字之筆勢與書寫習慣，往往僅能依樣畫葫蘆，形似而神不似，仍有辨別之可能。筆者曾於公私收藏及已刊圖錄中發現多件疑似贗品，相關考證將另文論述。

⁶ 關於該次拍賣之西夏文獻概況，參見高山杉，〈關於韋力先生拍到的西夏文殘經〉《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17/10/25。另見拍得其中五件的藏書家韋力自述：韋力，〈一口氣拍了五件西夏文經〉，《蠹魚春秋：古籍拍賣雜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27-32。

⁷ 筆者從該封面斷口初步判斷，其纖維甚為細緻，可能不是棉麻類織物，而是絲綢類織品。Andrew West 則直接認定是「yellow silk wrapper」，見Andrew We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angut Homonyms”. *Journal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s*. 2(3), 2018, 195.

此書名未見於已知西夏文獻。Andrew West 從「禱孃」(淨覺)一詞，認為這個封面可能原屬某個另外的佛教著作，只是被借過來當這本書的封皮。⁸而索羅寧和荒川慎太郎則認為，此殘缺書名之文意可對應寂天(Śāntideva)的「入菩提行論」(Bodhicaryāvatāra)。⁹唯筆者比對黑水城出土之西夏文譯本《入菩提行論》，其書名「𑖑𑖒𑖓𑖔𑖕𑖖𑖗𑖘𑖙𑖚」與本書封面殘餘字樣「禱孃𑖛𑖜𑖝𑖞」相比，僅「𑖛」、「𑖜」二字相同，其餘未恰：

| | | | | | | | | | |
|-----------------|-------------------|-------------------|------------------|------------------|-------------------|------------------|-----------------|------------------|---|
| 𑖑 | 𑖒 | 𑖓 | 𑖔 | 𑖕 | 𑖖 | 𑖗 | 𑖘 | 𑖙 | 𑖚 |
| po ¹ | tjij ¹ | kjir ¹ | sji ² | ·ji ¹ | dzi- ¹ | kha ¹ | ·o ² | šji ¹ | |
| [菩] | [提] | 勇 | 識 | 之 | 行 | 中 | 入 | 法 | |

如欲將「禱孃」(淨覺，佛的異稱)對應「𑖑𑖒𑖓𑖔」(菩提勇識，西夏語中菩薩之異稱)，仍有難以對應之處。筆者認為，此封皮之書簽與書籍內文提及之書名差異較大，確實有可能是出土之後，將其他書籍封面誤為此書封面，但亦無法排除古人借用其他書籍的封皮充當此書封面的可能。再者，目前未有書名近似「禱孃𑖛𑖜𑖝𑖞」的西夏文著作出土，吾人無以得見其書內容。故以上各種推論，目前均未能證實。客觀地說，無論在此書拍賣之時，乃至目前的藏家，都是將這張黃綾襯底的封面視為《擇要常傳同名雜字》的一部份販賣、看待並收存。此書係民間私家發掘，出土狀況並不清楚，目前尚無法完全排除此物非屬原書出土時所附之書封。



圖 1 《擇要常傳同名雜字》封面書簽局部

⁸ Andrew West. 2018.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angut Homonyms", 195.

⁹ Kirill Solonin, Arakawa Shintaro, *Śāntideva's Bodhicaryāvatāra in Tangut Translation Volume 1: First Juan (Chapters 1-4)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from Tangut and Notes*. (Tokyo: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24), 10-11.

此書今貌大致完整，唯葉面中央有一道較大的斜向裂痕，穿透全書，影響了部分內文文字。書葉邊緣則略有破損，葉面上部分文字和紙張表層也有脫落破損。內葉為木刻本（非活字）印刷，對開十四面，左右雙開。外有版框，無版心、無魚尾，蝴蝶裝，葉面中心有以漢文數字標示的葉碼。在拍賣之前，已經以襯紙重新裝裱，修繕後大致保留原書文字、版式以及裝訂之樣貌。每葉均因中央之破損，造成少許文字遺失，幸而其餘文字大多尚可閱讀。

內頁共十四葉，即二十八半葉。書前有兩篇序言，葉 1a-2b 為第一序言，葉 3a-b 為第二序言，每半葉有 9-10 行，唯全書均無提及作者的相關資訊。僅在最後一葉的末段，有書名一行：

| | | | | | | | | | | |
|--------------------|---------------------|------------------|-------------------|--------------------|------------------|------------------|------------------|-----------------|------------------|------------------|
| 𗵑 | 𗵒 | 𗵓 | 𗵔 | 𗵕 | 𗵖 | 𗵗 | 𗵘 | 𗵙 | 𗵚 | 𗵛 |
| tshji ¹ | tsjiir ¹ | ·ju ² | deej ¹ | mjiij ² | lew ² | dji ² | dza ¹ | bu ¹ | ·ja ¹ | dji ¹ |
| 要 | 擇 | 常 | 傳 | 名 | 同 | 字 | [雜] | 序 | 一 | 部 |

此書除頁碼外全無漢文，書名《𗵑𗵒𗵓𗵔𗵕𗵖𗵗𗵘𗵙𗵚𗵛》在書中亦無漢文對譯。初發現時，學者未見其序言以及末葉，無法定名。Andrew West 稱其為「a newly-discovered Tangut wordbook」，¹⁰ 判斷其為西夏字書。史金波則逕以拍賣會編號「65 號拍品」名之。¹¹

直到含有西夏文書名《𗵑𗵒𗵓𗵔𗵕𗵖𗵗𗵘𗵙𗵚𗵛》關鍵資訊的葉面公開後，卻依然存在問題。學者們對西夏語的解讀不同，很難定奪其書名，譯名各有偏重。Andrew West 將其譯為「*Essential Selection of Often-Transmitted Homonyms and Mixed Characters*」，¹² 簡稱「*Homonyms*」，¹³ 麻曉芳漢譯前述論文時則選用《擇要常傳同名雜字》作為該英文書名的漢譯名。¹⁴ 史金波認為該書是一種「新見西夏文偏旁部首和草書刻本」，將其定為《擇要常傳同名雜字序》。¹⁵ 孫穎新漢譯其名為《擇要常傳同訓雜字》，並英譯為「*Primarily Collected Characters of Synonyms for Usual Spread*」。¹⁶ 2015 年中國國家圖書館展出此書時，所出版的圖錄中則定名

¹⁰ Andrew West. 2015.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a newly-discovered Tangut wordbook. [2015-08-11] (<http://www.babelstone.co.uk/Blog/2015/08/preliminary-analysis.html>).

¹¹ 史金波，〈略論西夏文草書〉，《西夏學》2015年第0期，頁19。

¹² Andrew We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angut Homonyms", *Journal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s*. 2(3), 2018, p. 195.

¹³ West, Andrew and Viacheslav Zaytsev, *Investigation of Tangut Unification Issues.*, 14. (<https://www.unicode.org/L2/L2019/19064-tangut-n5031.pdf>)

¹⁴ [英] 魏安著、麻曉芳譯，〈新見西夏字書初探〉，《西夏研究》2018年第2期，頁3-27。

¹⁵ 史金波，〈新見西夏文偏旁部首和草書刻本文獻考釋〉，《民族語文》2017年第4-5期，頁34。

¹⁶ 孫穎新，〈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通假字書：《擇要常傳同訓雜字》〉，《寧夏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頁208-211。

為《擇要常傳同名雜字》。¹⁷前人的譯名之間，明顯有不同的考慮與取捨。漢譯名大致直譯自西夏書名，而兩種英譯則各有側重，凸顯了因解讀方式不同所產生的歧異。本文依循過去學界對於無漢譯西夏文獻之命名方法，在更進一步深入研究確認之前，暫以《擇要常傳同名雜字》指稱此書。¹⁸

三、研究回顧

《擇要常傳同名雜字》於 2014 年底在拍賣場上首次亮相，為世人所知，一開始揭露的正是具有西夏字構字部件與草寫體的對照列表（葉 4），故初期學者均特別注意其草寫現象，並迅速撰寫論文發表。如 2015 年趙天英〈西夏文社會文書草書結體特色初探〉從此葉推測「西夏人對西夏文草書早已作了綜合性的研究，總結出帶有規範性和代表性的草書字編入字典，以便於對草書的識別、規範與應用。」¹⁹

史金波 2015 年也在討論西夏文草書的綜論論文之末段，加上對此項拍品的初步觀察，認為此書「列舉的常用草書成為實用草書的典範，說明西夏文草書流行廣泛，已成為西夏人的常用字體，並與楷書一起進入字書，得到規範。其草書的簡化規律與我們近些年分析研究出的規律性認識高度重合。」，並對此書中出現刻印的草書字體，認為是「中國文字史上的一件創舉」、「或為中國最早的草書刻本，開中國草書雕版之先河」。²⁰史氏 2017 年〈新見西夏文偏旁部首和草書刻本文獻考釋〉繼續深入討論葉 4-5 的構字部件與草書。以上研究均只處理構字部件問題，尚未處理後方的〈同名〉部分。²¹

近年致力發展西夏文 Unicode 標準的 Andrew West（魏安，1960-2025）也長期關注新出土文獻，在 2015 年回顧了 2014 年德寶拍賣會的詳情。²²並對《擇要常傳同名雜字》已揭露之頁面（主要聚焦於葉 8），整理出比較完整的細部分析，並撰文「Preliminary analysis of a newly-discovered Tangut wordbook」，以網誌形式發表在他的 Blog「Babelstone」。²³該文之後為麻曉芳漢譯為〈新見西夏字書初

¹⁷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中國古籍保護協會編，《冊府千華：民間珍貴典籍收藏展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頁82。

¹⁸ 西夏語「𐽄」[mjijʔ]為典型的漢藏同源語詞，與漢語「名」（上古音*mjēŋ/*mjing），古藏語མིང(mying)同出一源，故筆者將此字對譯為漢字「名」。前人有將「𐽄」字譯為「訓」者，因缺乏其他書證，此處不取。

¹⁹ 趙天英，〈西夏文社會文書草書結體特色初探〉，《寧夏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頁125。

²⁰ 史金波，〈略論西夏文草書〉，頁19-20。

²¹ 史金波，〈新見西夏文偏旁部首和草書刻本文獻考釋〉，頁34-41。

²² Andrew West. 2015. Tangut Texts for Sale [2015-08-03](<https://www.babelstone.co.uk/Blog/2015/08/tangut-texts-for-sale.html>) (閱讀日期2025/03/10)。

²³ Andrew West. 2015.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a newly-discovered Tangut wordbook. [2015-08-11](<http://www.babelstone.co.uk/Blog/2015/08/tangut-texts-for-sale.html>)

探》。²⁴ 2018年，魏安將前文改寫成「An introduction to the Tangut Homonyms」一文重新發表，²⁵ 新作一樣整理了葉4-5的構字部件列表，並將部分文字與《孝經》西夏文草書列表比對，其中有些字形有所對應，但也有些字的寫法差異較大。

魏安是較早分析〈同名〉部分的研究者，他已經注意到大字與同組下小字之間有同音或近音的關係，並提出較為大膽的假設，認為「這個文獻為《文海》或《同音》等使用傳統語音系統的作者們展示了一種不同的黨項語方言；另一種可能是這個文獻代表了黨項語發展了後期階段。」他個人更傾向於後一種解釋：「同音字組應該是反映了《文海》或《同音》成書之後某一時期的語言面貌。」。《擇要常傳同名雜字》此書本身內容的既有研究成果，大致如上。

另一個切入的角度是從「西夏通假字」來觀察此書。孫穎新曾撰寫多篇關於「西夏文通假」的論文，他認為通假字的使用是造成西夏文獻難以通讀的一個重要原因，西夏文通假字可分為「同音通假」和「近音通假」兩大類，近音通假可分為「平上對應」、「同一韻攝」、「松緊喉」和「平卷舌」四種。而通假現象可以分為三種，即西夏語內部引發的通假、漢語內部引發的通假、以及與西夏語和漢語同時相關的通假。通假以語音形式的相同或相近為基礎，多見於佛教作品，是承襲唐宋佛經譯場形式的產物。²⁶

聶鴻音、張吉強〈西夏佛經校譯所見的語音信息〉也列舉了一些相關例子。²⁷ 孫穎新認為《擇要常傳同名雜字》一書是為西夏佛教初學者編寫的一部通假字彙，也可以視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甚至是唯一的一部通假字書。²⁸

四、體例與內容分析

（一）序言

筆者在研究新出土的《茲茲嫩駝窠駝胤駝》（擇要常傳同名雜字）這種以佛典「音義」資訊為基，前人認定為「中國最早的通假字書」的過程中，²⁹ 認為必

s://www.babelstone.co.uk/Blog/2015/08/preliminary-analysis.html) (閱讀日期2025/4/20).

²⁴ [英] 魏安著、麻曉芳譯，〈新見西夏字書初探〉，頁3-27。

²⁵ Andrew We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angut Homonyms", 195-207.

²⁶ 孫穎新，〈西夏文獻中的通假〉，《寧夏社會科學》2015年第6期，頁152-154。孫穎新，〈再論西夏文獻中的通假現象〉，《語言研究》2019年第3期，頁113-120。孫穎新，〈西夏文“孝”“柔”通假考〉，《西夏研究》2020年第2期，頁118。孫穎新，〈西夏文獻中通假的類型和起因〉，《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21年第4期，頁95-101。

²⁷ 聶鴻音、張吉強，〈西夏佛經校譯所見的語音信息〉，《華西語文學刊》2016年第2期，頁154-157。

²⁸ 孫穎新，〈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通假字書：《擇要常傳同訓雜字》〉，頁211。

²⁹ 孫穎新，〈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通假字書：《擇要常傳同訓雜字》〉，頁208-211。

須先行分析其序言，方能掌握此書之撰述目的。除了聶鴻音曾嘗試譯出序言全文外，³⁰前述的孫穎新、魏安、王培培等人也曾經對此序言進行部分摘譯，最新的研究則見於張永富等人之論文。³¹

筆者整理前述研究，知目前已經解讀之序言段落，尚未及全文之半，學界尚未全面理解、通讀此書。故重新閱讀序言原文，觀察此書涉及之內容，以及撰述之目的。從目前較能確定內容的序言段落來看，知是書之撰述，乃因當時學習讀誦西夏文經典的學習者總是混淆西夏文字，使得經文讀不成句，意義不清。如此不僅無法「利他」（*tsijj¹ gjij¹*，饒益他人），更有可能因讀錯、寫錯西夏文字而造成「*dzwej¹ ljii¹*」（重罪）。³²這是該書作者對西夏語使用者「語言不規範」（Grammatical deviation）提出的嚴正警告，將語言誤用（misuse of language）或錯讀佛經之結果等同於「造作罪業」。

此種將容易誤讀、誤識的文字分類、匯總的詞書，相當於「佛經音義」和「佛教蒙書」的綜合體，在中國文獻史上相對少見。因佛經浩如煙海，中原傳統上佛教的「音義」、「蒙書」多會設定合適的經典作為收錄對象，有固定的「出題」範圍。³³筆者非常好奇，當西夏人想要運用佛經來訓蒙、掃盲，或者打算增進讀經者的語言能力時，會選擇以什麼佛教經典為分析對象呢？幸而，該書序言中已經敘明其收錄的誤字之出處，來自：

| | | | | | | | | | |
|------------------|-------------------|-------------------|-------------------|-------------------|------------------|------------------|------------------|------------------|------------------|
| 徼 | 玆 | 綱 | 綫 | 綫 | 𦉳 | 𦉳 | 𦉳 | 𦉳 | 𦉳 |
| wja ¹ | ljuu ² | ljii ¹ | djjj ¹ | djjj ¹ | zji ¹ | nji ² | kha ¹ | dji ² | tja ¹ |
| 華 | 嚴 | 四 | 部 | 部 | 小 | 等 | 中 | 字 | 者-TOPIC |

華嚴四部小部等 其中的字……

³⁰ 聶鴻音，《西夏詩文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頁349-352。

³¹ 張永富、索朗旺青、高藝鵬、姬越，〈西夏字書《擇要常傳同名雜字》序言考述〉，《中古中國研究》2023年第1期，頁169-184。

³² 「*dzwej¹*」（罪）字應為漢語借詞。另有「*dzji²*」（M. B. Софронов將其誤歸於上聲74韻，故《夏漢字典》擬音為[dzjar²]）、「*tja¹*」二字在西夏語文獻中也經常對譯漢語之「罪」。

³³ 如唐代玄應、慧琳《一切經音義》等書，及黑水城出土的遼·希麟《續一切經音義》，都是為了讀解佛經中的漢字，而編寫的教材或參考書，均標明所收錄字詞之佛典出處。又如佛教蒙書《釋氏蒙求》則集慧皎、澄照、通慧等三本《高僧傳》中事，使「後進童孺，誦而明其文、究其理」，所收錄者皆出自選定之範圍。

𪗇 𪗈 𪗉 𪗊 𪗋 𪗌 𪗍 𪗎 𪗏 𪗐 𪗑 𪗒
 ju² deej¹ dji² dza¹ mjij² lew² bu¹ ji¹ ja¹ tshji² kji¹ síoo¹
 「常 傳 字 雜 名 同 序」 曰 一 本 ▽ 集

集成《常傳同名雜字序》一本。

「𪗇」字作「部、類」(type, group, set)解。此序言中所謂「華嚴四部小部」，尚不明其所指。華嚴經門下之部類，若參照唐代開元寺沙門志寧在《華嚴經合論》卷一中，引用華嚴宗三祖法藏《華嚴經纂靈記》所述「小本《華嚴》」：

大本《華嚴》，非佛不能知見；中本《華嚴》，住地菩薩乃能知之；小本《華嚴》，即十萬之偈。今之所傳，只獲四萬五千餘偈，即八十卷經是也。³⁴

「小部」可能指佛教神話中大乘論師龍樹(नागार्जुन:，又名龍猛)至龍宮取回人間的小本《華嚴》，特指流傳至今的八十卷《華嚴》大經。³⁵「小部」亦有可能指《華嚴》大經之下特定品，³⁶或小品經，或者將各品單獨印抄的單行經。³⁷無論其定義為何，以西夏佛經參考的漢、藏大藏經(བཀའ་བཟུང་འབྲུང)分類來看，「華嚴」(ཕལ་ཚེ་འཕྲུང་ / Avatamsaka)一乘都是獨一部類，項下經目單純，均與《華嚴》大經有密不可分的關連。可以合理推斷《𪗇𪗈𪗉𪗊𪗋𪗌𪗍𪗎𪗏𪗐𪗑𪗒》書中之內容，應有相當部分出自《大方廣佛華嚴經》大經，及相關小品經之中。³⁸

《華嚴經》以其篇幅宏大，體系浩瀚廣大無邊，建構出大乘佛教恢弘的宇宙觀而著名於世。經中所涵蓋四大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悉由佛心幻化。宇宙萬法，一心含攝。可以說《華嚴經》中牽涉之佛

³⁴ [唐]志寧，《華嚴經合論》，CBETA 2024.R3, X04, no. 223, p. 6a22-24。

³⁵ 小本《華嚴經》今存三種漢譯本(唐般若譯四十卷、東晉佛跋陀羅譯六十卷、唐代于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其中黑水城出土者有四十卷本及八十卷本。四十《華嚴》又名〈普賢行願品〉，對應另外兩種《華嚴經》之〈入法界品〉，在黑水城亦曾出土多種單行本。

³⁶ 如有將經常讀誦的〈淨行品〉、〈梵行品〉、〈初發心功德品〉、〈普賢行願品〉四品合稱《華嚴四品》。

³⁷ 另外如《華嚴小部集》則收錄與華嚴相關的經疏。

³⁸ 西夏人有自行定義，不見於印藏漢佛教體系的佛經分類，如將《守護大千國土經》、《大孔雀明王經》、《大寒林經》、《大隨求陀羅尼經》和《大真言隨持經》五經統稱為「𪗇𪗈𪗉𪗊𪗋𪗌𪗍𪗎𪗏𪗐𪗑𪗒」(五部契經)，見高山杉，〈一張紙片引起的思考—記賀蘭山出土的西夏文《五部經》印本封籤〉《南方都市報·閱讀週刊》2017年7月2日。故此處所謂「華嚴四部小部」可能也是某種我們目前尚未能得知的經典系列之統稱。筆者已發現有些詞語似乎未見於現存西夏語《華嚴》諸經。

舉例而言，大字為「𦉳」者，下面列出五個小字「𦉳、𦉳、𦉳、𦉳、𦉳」。茲將本組大、小字一併列表如下：

| 西夏字 | 擬音 | 字義 | 聲 | 調 | 韻 |
|-----|-------------------|-----------------|--------------------|---|----|
| 𦉳 | xɔ ² | 災 | VIII | 2 | 62 |
| 𦉳 | yjow ¹ | 源 | VIII ⁴⁴ | 1 | 56 |
| 𦉳 | ·wo ¹ | 枕 | VIII | 1 | 70 |
| 𦉳 | ·wo ¹ | 霜 | VIII ⁴⁵ | 1 | 70 |
| 𦉳 | ·wɔ ¹ | 粗 | VIII | 1 | 70 |
| 𦉳 | ·jow ² | 灰 ⁴⁶ | VIII | 2 | 49 |

表中主要詞條為大字「𦉳」，而小字為與大字發音相同或相近，因而容易誤用者。同時「𦉳、𦉳、𦉳」三個字都具有偏旁「𦉳」。「𦉳、𦉳」二字甚至共同具備兩個構字部件「𦉳」、「𦉳」。有可能在發音相近之外，字形彼此之間近似也是造成誤用的原因。

若從西夏擬音來看，無論聲母或韻母，這六個字間都有明顯的差異。上述西夏字的語音在《文海》或《同音》體系中，確定不屬於同一類。但在此書中，小字「𦉳、𦉳、𦉳、𦉳、𦉳」卻是西夏人寫「𦉳」時會弄錯而寫成的字。不只聲母、韻母，甚至連聲調不同的字之間都能誤用，表示在該西夏作者的語言知識中，這些西夏字的語音差異可能已經到了連母語使用者都會不慎誤用，甚至相似到會誤為「同音字」的程度。

這種近音誤用的文字組合，西夏作者以「𦉳𦉳」（同名）命名之。全書所有「同名」組合一共有 577 組以上，涉及大字約九百個，小字超過兩千個，數量約佔已知西夏文字之半。

⁴⁴ 「𦉳」字於《同音》（IOM Tang. 18/1俄藏甲種本）位於45B62，IOM Tang. 18/3俄藏乙種本）位於46A53，皆列於第八品喉音。Софронов М. В,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нига 2.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8), 383中，「4821 𦉳 ·jon 1.56 IX 55」聲類作IX，有誤。

⁴⁵ 「𦉳」字於《同音》甲種本位於43B15，乙種本位於46B56，皆屬第八品喉音。Софронов М. В,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нига 2, 292中，「0600 𦉳 wo 1.70 III-126」聲類作III，有誤。

⁴⁶ 此字《文海》無徵，見於《同義》16A7.12，《同音》甲種本45B51，乙種本46A42，從上下文判斷，意思可能與「灰（色）」有關，見李範文、韓小忙，《同義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293。Кычанов解釋此語為「руководить」（領導／lead），漢譯為「領」，未提供出處，根據不明。Кычанов, Е. И., С Аракава(荒川慎太郎). 2006. *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Си Ся) Языка: Тангутско-Русско-Англо-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Киото: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617.

此書中之案例，現階段依然不易分析。除了因為原書破損，造成文字無法辨識之外，部分文字的刻寫筆畫亦相當難以識讀。而可以辨認的文字，又因選擇詞條和用語的標準尚未明白，以致迄今仍然缺乏有效的解析。

舉例來說，下表中這組「同名」，以「𦉑」[be²]為詞條，註釋為「𦉑」[bej¹]與「𦉑」[bej²]。由此，可以得出韻母[e²~ej²]是一組會產生誤用的語音組合。另外，就連韻母[ej¹~ej²]這樣具有不同聲調的字，也有可能相互誤用。至於「𦉑」[bej¹]與「𦉑」[bej²]的誤用除了來自聲音（音調）相近，是否有來自語意「捆~綁」的相似，或者兩者兼具，是後續研究中需要討論的事項。

| 西夏字 | 擬音 | 字義 | 聲 | 調 | 韻 |
|-----|------------------|----|---|---|----|
| 𦉑 | be ² | 日 | I | 2 | 7 |
| 𦉑 | bej ¹ | 縛 | I | 1 | 33 |
| 𦉑 | bej ² | 綁 | I | 2 | 30 |

在「𦉑𦉑」總表中還能再找出許多與上組有關的「同名組合」，例如下表之中大字「𦉑」[tsəj¹]與小字「𦉑」[tsej²]、「𦉑」[dzəj¹]的搭配，可見韻母[ej²~əj¹]的誤用案例，由此可以探討書中其他地方是否還有[e~ə]的混淆詞例。不僅是韻母，[dzəj¹~tsəj¹]顯示聲母間也具有[dz~ts]之交替。若將上下兩組的韻母相繫聯，可以整理出一個基於「同名雜字」音系的同音/近音圈[ej²~ej¹~e²~əj¹]。

| 西夏字 | 擬音 | 字義 | 聲 | 調 | 韻 |
|-----|-------------------|----|----|---|----|
| 𦉑 | tsəj ¹ | 小 | VI | 1 | 40 |
| 𦉑 | tsej ² | 暫 | VI | 2 | 30 |
| 𦉑 | dzəj ¹ | 減 | VI | 1 | 40 |

若把眼光擴大到其他具有相近韻母的「同音」群組，會發現更複雜的對應模式，例如大字「𦉑」（眼）項下共有九個附註小字：

| | | | | | | | | | |
|------------------|------------------|-----------------|-----------------|------------------|-------------------|-----------------|------------------|------------------|------------------|
| 𦉑 | 𦉑 | 𦉑 | 𦉑 | 𦉑 | 𦉑 | 𦉑 | 𦉑 | 𦉑 | 𦉑 |
| mej ¹ | mej ² | me ² | me ² | mej ¹ | meej ² | me ² | mej ² | mej ¹ | mee ² |
| 眼 | 毛 | 塵、埃 | 寐(借詞) | 跪 | 思 | 族姓 | 鷄 | 忽 | 病 |

仔細觀察，這十個西夏字的聲母均為[m]，無一例外。然而韻母卻有五種近似的組合，若與前一段提到的各種韻母誤用例兩相配合，可歸納出當時的人容易弄錯

的一組六個韻母[$ej^2 \sim ej^1 \sim e^2 \sim eej^2 \sim ee^2 \sim \text{əj}^1$]。當我們觀察這些西夏語「擬音」時，會發現這些韻母不僅在元音的音質、長短，還有介音韻尾的有無，甚至是聲調都有很大的差異。⁴⁷因此，運用這批新出的西夏語資料重新檢視過去的擬音方案，對我們理解西夏語音很可能有所助益。

至於聲調，在這部文獻中，不只一次出現平聲、上聲混合在同一組「同名」之中的情形，以下舉兩個例子：

| | | | |
|-------------|-------------|---------|---------|
| 𠵹 | 𠵹 | 𠵹 | 𠵹 |
| ηwe^1 | ηwe^2 | gji^2 | gji^1 |
| 樂 | 母牛 | 隔 | 呻吟 |

西夏語作為一種聲調語言，聲調是重要的辨義資訊。而這些弄錯的詞，為什麼會以另一個聲調的字來「誤用」呢？背後的原因可能很複雜。上面的「𠵹」字，其實是西夏語中唯一讀[ηwe^1]的字，所以如果要「誤寫」，也沒有其他同音字可以取代，書中的例子只有讀上聲的「𠵹」[ηwe^2]。而讀為[gji^2]的「𠵹」，在西夏語中只有「𠵹」、「𠵹」等兩個字同音[gji^2]，但不同聲調，讀為[gji^1]的字則還有另外九個字。附註小字不取讀為[gji^2]的字，卻只引用了一個讀成[gji^1]的字。從前面的例子來看，韻母[e]是有可能和[$ej \sim eej \sim ee \sim \text{əj}$]等組合產生誤用的。如果以這些其他韻母的誤用字，再加上「轉用其他聲調」，實際上能列舉的字就會更多，現階段吾人還不清楚作者選擇附註這些誤用字的標準為何。

總而言之，收錄「同名雜字」的這個段落，是本書最複雜的部分。這些附註的小字是在發音上（在部分案例中，可能意義上也是）容易與大字混淆的「錯字」。在這部書的西夏作者眼中，這些小字很可能是他本人認知中，或者是他從當時的人的實際書寫中，所收集的「錯別字組」之集成。

此書所收錄的西夏文字，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現存西夏諸韻書所描述的西夏語音，是否真的貼合實際發音，抑或是學者們長年懷疑的「模仿漢語韻書、韻圖的翻版」。同時我們還需要檢討這部書背後的西夏語音系，重新觀察這些混用的狀況，與過去的西夏擬音有多少距離，看看這些過去未知的「同名」組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⁴⁷ 對於西夏語的實際發音，我們不知道實際的音值是什麼。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假設，此處僅就龔煌城擬音分析。事實上，龔先生擬音的特色是將韻書內部分類以代號標明，使之有所差異，並不影響日後關於音值的研究。不同的學者大可將龔氏擬音代換為其他音值。

五、結論

研究到了此一階段，要進一步探討的關鍵是：必須釐清產生這些混用、誤用的原因，必須深究相似字形、近音、類義等容易造成類同作用的因素。從書中序言初步來看，《擇要常傳同名雜字》的作者也認為西夏文字相當難學習，容易寫錯或誤用。他編纂這部書的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不要用錯字，所以此書應該是一部「西夏人眼中的訛誤字典」，即「錯別字字典」之屬。研究「錯字」比討論是否為「正字」，難度更高。必須得有文本證據，而現存可用的西夏語料數量有線，必須費心找尋，細心判斷。考證每一則正 / 訛字詞條的實際應用案例，並嘗試從文獻勘同比對中，重建其編纂過程。

除了「同名」組合，這些大字本身可能來自一種「雜字」文獻。書中絕大部分的大字及其所屬的語詞都屬於佛教用語，其內容與其所從出的原典有關。此後還必須觀察《擇要常傳同名雜字》的撰寫方式，考慮著述這部書的目的與目標對象為何，並從中探討西夏人編纂「字書」、「雜字」類文獻的理念與方法。該書西夏文字讀音與《同音》、《文海》的差異，亦需於本文獻的研究基礎上，與其他文獻比較，觀察其他西夏文獻中所見「同名」組合的現象，並且繼續分析是否有不同音系的可能。

參考文獻

（一）佛教典籍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2024.R2, T10, no. 279。

〔唐〕志寧，《華嚴經合論》，CBETA 2024.R3, X04, no. 223。

（二）專書、論文

《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藏，編號 CXIII||S||17||貴重。

《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黑水城文獻，編號 ИИВ.No.4271。

《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𦉑》，私人收藏。

《同音》，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黑水城文獻，編號 IOM Tang. 18/1，甲種本。

《同音》，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黑水城文獻，編號 IOM Tang. 18/3，乙種本。

- Andrew West and Viacheslav Zaytsev, *Investigation of Tangut Unification Issues*. 2019. (<https://www.unicode.org/L2/L2019/19064-tangut-n5031.pdf>)
- Andrew We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angut Homonyms”, *Journal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s*. 2(3), 2018, pp. 195–207.
- Andrew West,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a newly-discovered Tangut wordbook. [2015-08-11](<https://www.babelstone.co.uk/Blog/2015/08/preliminary-analysis.html>).
- Andrew West, Tangut Texts for Sale [2015-08-03](<https://www.babelstone.co.uk/Blog/2015/08/tangut-texts-for-sale.html>).
- Kirill Solonin, Arakawa Shintaro, *Śāntideva's Bodhicaryāvatāra in Tangut Translation Volume 1: First Juan (Chapters 1-4)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from Tangut and Notes*. Tokyo: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24.
- Кычанов, Е. И., С Аракава(荒川慎太郎), *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Си Ся) Языка: Тангутско-Русско-Англо-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Киото: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2006.
- Софронов М. В.,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нига 2.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8.
- 史金波,〈略論西夏文草書〉,《西夏學》2015年第0期,頁19-20。
- 史金波,〈新見西夏文偏旁部首和草書刻本文獻考釋〉,《民族語文》2017年第4-5期,頁34-41。
- 西田龍雄,《西夏文華嚴經》,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75-1977年。
- 吳國聖,〈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版本之比對研究〉,《2024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蓮社,2024年,頁157-172。
- 李範文、韓小忙,《同義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黑水城文獻》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黑水城文獻》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韋力,〈一口氣拍了五件西夏文經〉,《蠹魚春秋:古籍拍賣雜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27-32。
- 孫穎新,〈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通假字書:《擇要常傳同訓雜字》〉,《寧夏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頁208-211。
- 孫穎新,〈西夏文獻中的通假〉,《寧夏社會科學》2015年第6期,頁152-154。

- 孫穎新，〈再論西夏文獻中的通假現象〉，《語言研究》2019年第3期，頁113-120。
- 孫穎新，〈西夏文“孝”“柔”通假考〉，《西夏研究》2020年第2期，頁118。
- 孫穎新，〈西夏文獻中通假的類型和起因〉，《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21年第4期，頁95-101。
- 高山杉，〈一張紙片引起的思考—記賀蘭山出土的西夏文《五部經》印本封簽〉，《南方都市報·閱讀週刊》2017年7月2日。
- 高山杉，〈關於韋力先生拍到的西夏文殘經〉，《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17年10月25日。
-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中國古籍保護協會編，《冊府千華：民間珍貴典籍收藏展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
- 張永富，〈西夏文字書《擇要常傳同名雜字》探析〉，《西夏研究》2020年第2期，頁3-7。
- 張永富、索朗旺青、高藝鵬、姬越，〈西夏字書《擇要常傳同名雜字》序言考述〉，《中古中國研究》2023年第1期，頁169-184。
- 趙天英，〈西夏文社會文書草書結體特色初探〉，《寧夏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頁121-125。
- 韓小忙，《西夏文詞典（世俗文獻部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
- 聶鴻音，《西夏詩文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 聶鴻音、張吉強，〈西夏佛經校譯所見的語音信息〉，《華西語文學刊》2016年第2期，頁154-157、403-404。
- 魏安著、麻曉芳譯，〈新見西夏字書初探〉，《西夏研究》2018年第2期，頁3-27。